

和諧與現代性

—博蘭尼典範 (Polanyian paradigm) 的再思考—

金 觀 濤

摘要

近年來，和諧與現代性的關係日益受到關注。全球暖化和環境破壞是否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然結果？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否一定會導致人和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破壞（如兩極分化和人的疏離導致的社會衝突）？以往，關於「和諧」與「現代性」的哲學和歷史思考主要由博蘭尼 (Karl Polanyi) 提出。

博蘭尼認為，社會是一有機體；在傳統社會，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科技運用都是被嵌入 (embeddedness) 有機體內部的。一旦市場經濟和科技體制從社會有機體中說嵌 (disembedding)，會導致無休止的衝突和社會的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法西斯主義的災難就是明顯例子。本文通過對博蘭尼典範的再思考指出，現代社會不再是有機體；故從有機體出發的和諧觀不再適用於現代社會。市場經濟和科技體制從傳統社會有機體中說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宿命。因此，如何解決現代社會和諧問題必須另尋思路。

本文指出，在某種意義上，二十世紀現代價值的自我修正就是反思第一次全球化導致社會衝突、並尋找現代價值和諧的結果。例如，針對民族主義的膨脹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二十世紀末提出人權高於主權的基本原則；針對市場經濟有可能導致分配極不平等以至人權價值不可欲，羅爾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提出差異原則，即不平等分配只有對最弱勢群體有利時才是正當的。今日全球化正面臨全新的問題，過去達到現代性與和諧的各種方案正在失效。如何在現代價值中達到和諧仍是人類面臨的任務。

一，從對博藍尼著作興趣的復活講起

- 1，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社會衝突：現代社會的和諧問題。
- 2，博藍尼典範的基本觀點：市場經濟是被嵌入 (embeddedness) 社會有機體的。
- 3，脫嵌和二十世紀的危機。

博蘭尼的分析是否正確？

二，現代性與市場社會的脫嵌（disembedding）

- 1，作為有機體的傳統社會：和諧可用主導有機體的價值解決
- 2，現代性的本質恰恰在於實現了脫嵌，現代社會·再是有機體。
- 3，工具理性即脫嵌。
- 4，個人的興起以及將社會視為契約本質也是脫嵌。
- 5，脫嵌和民族認同：國家不是有機體。
- 6，脫嵌是全球化的前提。

正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所說：「『工業革命爆發』這一用語意味着什麼呢？它意味着在 1780 年代的某一個的候，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擺脫了束縛它的桎梏，在人類歷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從此以後，生產力得以持久迅速地發展，並臻於人員、商品，和服務皆可無限成長的境地，套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就是從『起飛進入自我成長』」

「1850 年之後發生的事件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在雙輪革命期間（1780-1840），世界市場擴大了三倍多...。到 1870 年，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每人平均外貿額，已上升至 1830 年的四至五倍，荷蘭和比利時上升了三倍，甚至美國也擴大到原來的兩倍多...西方主要大國之間，每年大約有 8800 萬噸的海上貿易運輸，相對之下，1840 年只有 2000 萬噸」1848 年前，除英國外世界各地尚不存在鐵路網，但到 1855 年世界五個大陸上都已鋪設鐵路。

1875 年全世界共擁有六萬二千部火車頭，十一萬二千節客車車廂，和五十萬噸貨物；共運載了十三億七千一百萬旅客和七億一千五百萬噸貨物。1848 年前環繞地球的航行最快也不能少於十一個月，但 1872 年已能在 80 天之內周遊世界。在 1880 年代早期（1882 年），每年幾乎有二十億人坐火車旅行，其中大多數是來自歐洲（72%）和北美（20%）。1860 年代出現的一系列「自由貿易條約」，在實質上拆除了主要工業國家之間的關稅壁壘。

三，兩次世界大戰和法西斯主義是「脫嵌」引起的嗎？

- 1，一戰的根源：民族國家主權的無約束性。
- 2，法西斯主義：否定人權和文化的畸型民族主義。
- 3，極權主義問題。

四，現代社會中的和諧：三大價值的修正和它們之間的關係

既然現代社會不再是有機體，有機體的和諧觀對現代社會不再適用。解決現代社會的衝突必須對現代價值進行修正。事實上，第二次全球化正是建立在對十九世紀現代價值修正之上的。如：

1、對民族主義的糾正：人權高於主權。

2、對個人權利不可欲的修正：正義論。

今日社會和諧問題的重新提出是因為出現新的挑戰。如是否應對工具理性進行修正？現代價值互相之間如何和諧一致？